

佛說五無返復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在羅閱祇國聞舍衛人多慈孝順奉經修道供事三尊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地毒蛇齧殺其子父故耕不視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兒誰子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曰是卿子者何不啼哭而耕如故其人答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帝哭何所追

遠設不飲食何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在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不須持二人食來梵志自念此人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而反索食此人不慈無有比類梵志便行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父言但持一人食來何以不念子耶兒母逆爲梵志說譬喻言子者如客來依人止來亦不却去亦不留此兒本我亦不喚來自來過我生死亦自去非我力乃使進退隨其本行追命所生又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即當五七

向梵志說喻言我等兄弟譬如工師入山所
林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
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如
是宿命因緣一時共合會在一家生隨命長
短生死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隨行
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相救又語死者婦
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復爲梵志說喻言我
等夫婦因緣共會須臾間已譬如飛鳥暮栖
高樹同共止宿向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
食有緣則合無緣則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

去住進止非我之力無常對至隨其本命不
能相救又語其奴汝夫家兒死何不啼哭奴
復說喻我之大家因緣合會我如犢子隨逐
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大牛無常
之命不可得救奈何愁憂啼哭亦無所益梵
志聞之心惑目瞑不識東西我聞此國人孝
順奉道供事三尊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未有
善應而見五無返復人勞身苦心遠來至此
了無所益又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
人答曰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往到佛所稽

首佛足作禮却坐一面愁憂低頭默無所說
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爲低頭愁憂不樂梵
志白佛言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愁憂也
佛問曰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白佛言我
從羅閱祇國來聞此國人孝順奉敬三尊故

富五

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人
是故愁憂不樂佛言何謂無返復者梵志白
佛言我見父子二人耕地下種子死在地父
亦不愁反更索食而反向我說無常事母婦
及姊與奴都無愁憂是爲大逆無返復也佛

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有返復知命
無常非愁憂所逮往古聖不免斯患況於凡
夫大啼小哭何益死者世間俗人無數劫來
流轉生死遷神不滅死而復生如車輪轉無
有休息背死向生非憂愁所逮梵志聞之心
開意解更無憂感我聞佛說如病得愈如盲
得視如闇遇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跡一切死
亡不足啼哭欲爲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
讀誦經典能日日作禮復志心供養三寶最
是爲要於是梵志稽首作禮受教而去

佛說五無返復經

當五

佛說五無返復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爾時佛在祇樹精舍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梵志在羅閱祇國聞舍衛人多慈孝順奉經修道供事三尊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地毒蛇齧殺其子父故耕不視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兒誰子答言是我之子梵志曰是卿子者何不啼哭而耕如故其人答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何所追逮設不飲食何益死者

卿今入城我家在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
不須持二人食來梵志自念此人無返復兒
死在地情不愁憂而返索食此人不慈無有
比類梵志便行入城詣耕者家見所兒母即
便語之卿兒已死父言但持一人食來何以
不念子耶兒母逆爲梵志說譬喻言子者如
客來依人止來亦不却去亦不留此兒本我
亦不喚來自來過我生死亦自去非我力乃
便進退隨其本行追命所生又語其姊卿弟
已死何不啼哭姊即向梵志說喻言我等兄

弟譬如工師入山斫材縛筏水中卒逢大風
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
弟亦爾如是宿命因緣一時共合會在一家
生隨命長短死亡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
各自隨行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相救又
語死者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復爲梵志
說喻言我等夫婦因緣共會須臾間已譬如
飛鳥暮栖高樹擾擾作聲向明各自飛去行
求飲食有緣則合無緣則離夫婦如是無常
對至隨其本命不能相救又語其奴汝大家

兒死何不啼哭奴復說喻我之大家因緣合
會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
不能救大牛無常之命不可得救奈何愁憂
啼哭亦無所益梵志聞之心惑目瞑不識東
西聞此國人孝順奉道供事三尊故從遠來
欲得學問未有善應而見五無返復人勞身
苦心遠來至此了無所益又問行人佛在何
許欲往問之行人答曰近在祇洹精舍梵志
即往到佛所稽首佛足作禮却坐一面愁憂
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爲低

頭愁憂不樂梵志白佛言所願不果違我本
心是故愁憂也佛問曰有何所失白佛言我
欲羅閱祇國來聞此國人孝順奉敬三尊故
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人
是故愁憂不樂佛言何謂無返復者梵志白
佛言見父子二人耕地下種子死在地父亦
不愁反更索食而反向我說無常事母婦及
姊與奴都無愁憂是爲大逆無返復也佛言
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有返復知命無
常非愁憂所逮是故自定無有愁感世間俗

當五

佛說佛大僧大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人不識無常懊惱啼哭不能自勝譬言如人得
熱病不自覺知恍惚妄語良師與藥熱即除
愈不復妄語俗人愚癡愁憂啼哭不能自解
能知無常不復愁憂如熱病愈此之五人皆
得道證梵志聞之佛語即自剋責我爲愚惑
不識道義今聞佛語如盲得目冥中見明

佛在王舍國國有富者其名曰厲金銀衆寶
田地舍宅牛馬奴婢不可稱數厲年西耄絕
無繼嗣其國常法人無子者死後財物皆沒
入官厲禱日月諸天鬼神并九子母山樹諸
神皆從請子不能致之厲自念曰人有緩急
輒往自歸山樹之神靡所不至財寶銷索產
業不修疾病相仍災禍首尾奴婢死亡六畜
不孳俱爲妖孽鬼神導師迷惑儻使亂君內
佛說五無返復經